

寒 風 集

第一卷

4

1930



“萌芽”影印本出版說明

“萌芽”月刊，魯迅主編。1930年1月創刊，上海光華書局發行。這個刊物着重介紹無產階級的文艺理論和文学作品。自第三期起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之一。從1930年1月5日起，共出版五期。第三期為“三月紀念號”，紀念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第五期為“五月各節紀念號”，紀念五一和五卅。出至第五期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禁止。第六期改名“新地”，僅出一期。“萌芽”月刊為25開本。1959年11月根據原書影印，共印2,5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本刊
禁止
轉載
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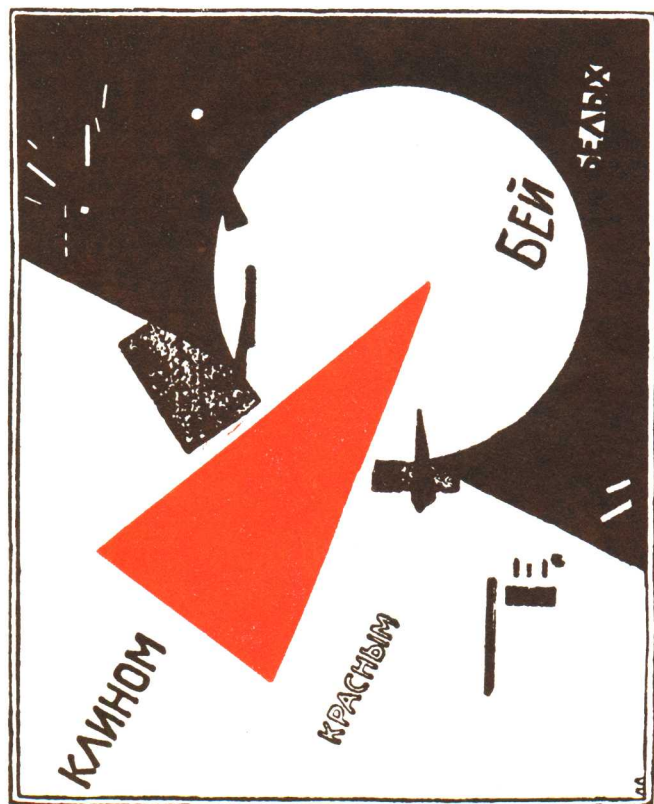
編輯者	萌芽社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

定價
每冊三角
三冊九角
半年六元
全年十二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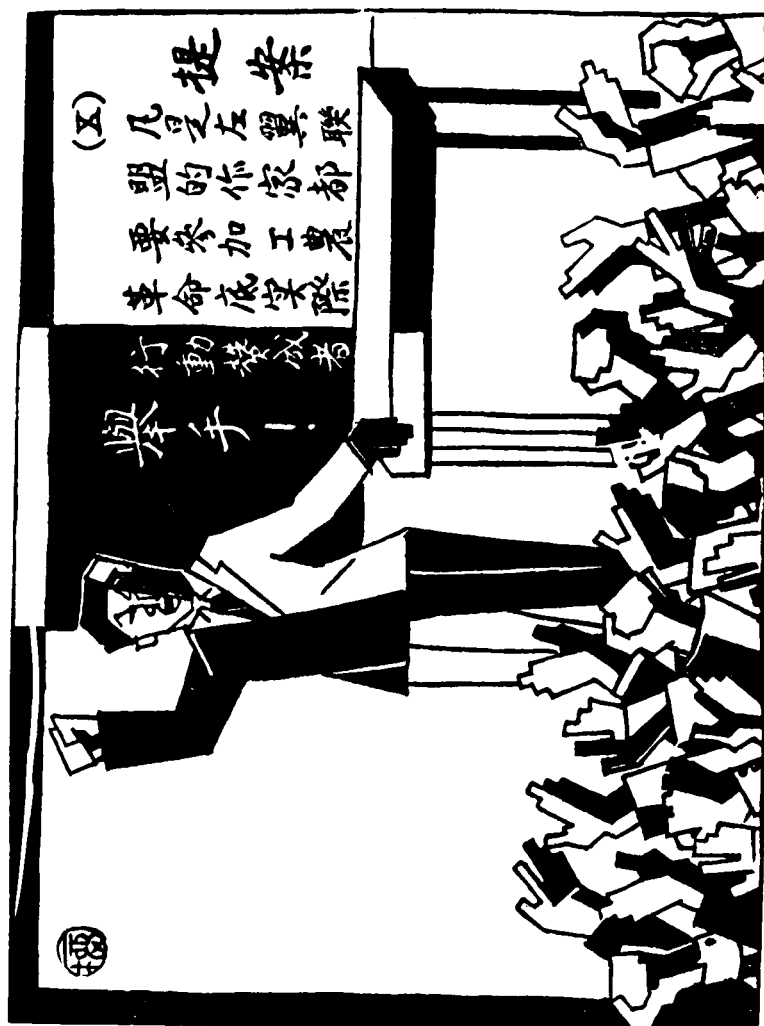


貧農委員會議

A. Moravov 作



以紅的楔子打白



左翼作家聯盟漫畫

王一一榴作



N. Liashko 像

萌芽月刊

—— 文藝·文化·社會 ——

第一卷 第四期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出版

內 容

貧農委員會會議 (A. Moravov 作) 卷 首

以紅的楔子打白 (漫畫, 作者不詳) 卷 首

左翼作家聯盟 (漫畫王一榴作) 卷 首

略悉珂像 卷 首

世界史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1

威爾斯批判 羽仁五郎作

嘉生譯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23

演說

魯迅講

文藝作品上的形式與內容.....31

論文 雅各武萊夫作

憲章譯

文藝雜觀.....47

四篇

天鏡作

文藝批評家的職工55

記錄 德國 K. Grunberg 作

賀菲譯

小母親61

小說

白莽作

鐵練的歌.....83

小說 N. 略悉珂作

蓬子譯

詩選107

五篇

杉尊等作

潰滅115

小說 法兌耶夫作

魯迅譯

春瘟171

小說

龔冰廬作

國外文化事業研究177

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會議

賀菲譯

勞農通信員運動

練頑譯

革命宣傳畫

侍桁譯

第一回少年先鋒全俄同盟大會紀

侍桁譯

蘇聯電化事業的發展

賀菲譯

社會雜觀 219

一六 常識與階級性

成文英作

一七 我們要批評家

魯迅作

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的恩惠

致平作

一九 統計的階級性

致平作

二〇 “爭自由運動”底“合法的”輿論

學濂作

二一 大學潮

穆如作

二二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黃棘作

二三 豐子愷君底飄然的態度

柔石作

二四 夏丏尊的處世與教人

連柱作

二五 “中國現在中學生的出路”

開明作

二六 疾病和迷信

致平作

吉齡鬼出遊 247

地方雜記

許傑作

文藝界消息 265

編輯後紀 272

世界史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H.G.Wells 批判——

羽仁五郎著

彭嘉生譯

是詩人又是新聞記者，是匯爾奴式的空想家又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社會思想家，這個英國人H. G. 韋爾斯著了一部世界文化史。

所謂專門的歷史家們大概都把這事抹殺了。沒有一個專門的歷史家肯來替這部世界文化史介紹，也沒有批評的勇氣，

這便是抹殺的證據。

多忙的馬克思學派的爭論家們只是費邊派挑戰來了的時候，才與之理會。所以他們雖然答覆了蕭伯訥的“韋爾斯的世界文化史趕走了馬克思”這句話，然而決沒有與這個“就好像在禮拜日間適地散步的人一樣，往來上下於千年的歷史中的”韋爾斯談話的工夫。

Ernst Troeltsch 雖然也批評過了，然而他的關心也只是在分析英國的世界史觀，而與之與德國的世界史觀的Spengler對立。

但是，大眾却把這部“世界史綱”當做歷史書讀。不只如此，就是專門家也時剽竊其思想。不只是英國的大眾，德國的大眾甚至日本的大眾也都把牠當做歷史讀。

是批評家們對呢，還是讀者們對呢？

二

韋爾斯的世界文化史之所以能得到廣大的讀者，第一就因為牠是世界史。

然而從來的批評家及使他們代表意見的專門家，明白地

是站在否定世界史的可能性的立場。坪井九馬博士在其著名的著作“史學研究法”中這樣：“從太古一直到現在，只要是出現於地球表面上的人類，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且做了種種的行為以至有今日這個事蹟，都當做人類全體考察。……這個雖是可以成功的歷史之類，但實際上，以今日史學的程度是還不能實行的東西。……在藉證據物件來進行的我們的所謂史學，這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是人類發展的歷史，是人類學者所應做的事罷”。這些專門的歷史家之世界史否定的主張似乎是有兩個根據。

第一是以史料過於太多，過於複雜，所以世界史的組織是不可能的。史學是要盡全力來文化地又地域地又事件地處理各個的領域。詩或經濟，英國或日本，法國革命或明治維新，這些各個領域的史料之整理及研究，成了史學之充分的，甚至有時是過大的一個題目。至少在今日是這樣。所以“以今日史學的程度”，世界史是不可能的。立於這個根據的世界史否定說似乎不是全然的否定，而是在現在的否定，且還保留着將來，所以容易得到人的容納。人們說，好，就暫且等罷。這些專門家們在完了他們現在的題目後，就會給我們着手從事更大的題目

即世界史罷。堆積在他們桌邊的史料，有時就是關於一個小事件也會裝滿一屋子，人們看了這個而體貼他們同情他們，這是人們的忠厚善良之處。所以人們基於這同情的期待常被打消是一種悲劇。現在常是現在，同時是將來是沒有的事。以現在史學程度來立論的世界史的否定，所以事實上是世界史之絕對的否定。但是，世界史之絕對的否定如果成為歷史之絕對的否定，這個否定又是一種喜劇。且實際上是這樣。因為對於世界史，如果史料是過於太多，則對於個別史，史料也一定是過於太多。而專門的歷史家在關於一個極小的個別的事件，整理了史料，完全理了以後，他有從桌邊站起來的時候嗎？決沒有的。因為無論關於怎樣小的一個領域，決沒有先把史料充分蒐集好了，然後決定解決的。史料常常是過於太多的。所以實際上，專門的歷史家在以世界史為不可能之前，已經以一領域的歷史為不可能，同時且否定了歷史本身。所以他們決不會為答覆人們的期待從桌邊站起來着手世界史的組織的。他們的職業是處理一個領域的歷史，然就是這個歷史他們都信以為不可能。喜劇就在這裏。他們像那個貪欲無厭的國王。這個國王曾祈禱過只要觸在他手裏的一切都即刻變成黃金。他有他的手

一觸同時就化成堅硬的黃金的食物器皿放在面前，却終於非得餓死不可。他是忘記了一切具體的存在是必要且充分的存在的愚人之典型。史料如果是具體的史料，則常是必要的且充分的史料。具體的史料常是為歷史的史料，決不會對於歷史有不足或過多的事。只有對於不信史學之可能性的人，史料才有所謂不足或過多。我們沒有顧慮應有什麼史料應有多少史料的必要。想歷史地認識的人常常會有必要的且充分的史料。尋求世界史的理解的人決沒有害怕史料的複雜或過多的必要。

在這裏，專門的歷史家否定世界史的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缺少了世界史的關聯這個東西。坪井博士在前揭的書中這樣說：“有史以來，世界的人類都割據各方，雖然與其周圍的兩三個國家繼續着交涉，但與世界一切的國家都發生了交涉的國家是還沒有發見。這樣的事是不能夠有的”。固然，博士也沒有否定人類是一個全體性，但他以為這樣的人類是“人類學者”的研究的主題，而不是歷史學的對象。可是，就是在這個場合，對於歷史的讀者是悲劇的，其實是專門史家的喜劇。因為，如果人類當做人類而有的全體性和交涉性對於人類學雖然是十分緊密，而對於歷史却過於稀薄，如果是這樣，那末，那個領域

內的人類才對於歷史有十分緊密的全體性和交涉性呢？以爲對於歷史有一個什麼絕對的領域存在的歷史家們不是自欺自嗎？以國家就是國家的想法，以國民史爲從這裏出發的唯一可能的且必然的歷史之主張，這個久支配着人們的歷史思想，這個堅固的石造建築，現在已經在慢慢的動搖了。人們曾信他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或日本人就是他在全體的關聯中的存在，而且在他這樣想的時候，同時他信以爲這是從過去到未來都妥當的永遠的真理。但他們的國民性只有數十年的過去，足使他們信其永遠是過於太短促了。當這個時候，他們便把這個與日耳曼或印度歐羅巴聯結起來，倣倣地有了千年以上的過去的國民則便驕矜地披上了永遠的衣冠。但是在現在，人們在國民性所走的地方常看到沒有名義的流血。人們看到曾經纏着他們身體的衣裳現在變成了束縛他們的鎖鍊，而想把牠脫掉。這個信念已經不再是人們的養育，却只是使人心萎靡，職是之故，現在在動搖，在崩壞。扯着世界史讀者的衣袖，專門的歷史家說：“看，在你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以外，尋求你自己”。讓我們來回答罷：“我的母親，我的兄弟是誰呢？”有世界史的意義的是我們的歷史。培養我們現在的建設的努力的是我們的歷

史。“沒有猶太人與希臘人的區別”，同一的歷史是萬民的歷史，“對於一切追求的人是豐富的”。我們不以歷史“爲恥”，原因是因爲正是這歷史，對於猶太人也好，對於希臘人也好，使一切追求的人都得着救助的學問。專門的歷史家們驚奇着說，“看喲，說這話的人不都是 Galia 人嗎？我們如何能聽到自國的語言呢？我們是巴爾特亞人，梅蒂亞人，埃蘭姆人，或住在米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巴多基亞，龐特，亞細亞，腓力基，班非里亞，埃及，近於里比亞的克列勒等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遊人，——猶太人及改宗者——克列特人及阿拉比亞人，然而我們聽不到以我們的國語談敘神的大事業，這是什麼呢？”這樣，他們互相驚惶着說，“這是什麼事呢？”有些人嘲笑着說，“他們陶醉於甜蜜的葡萄酒了”，或者“他們是俄羅斯或日本人”。談論世界史的人怕會有與彼得及十一個使徒同站起來揚聲宣言的必要罷，“你們傾耳於我的話罷，學知這事罷。因爲現在是早晨的九點鐘，像你們所想的一樣，他們是沒有酒醉的”。

但偏好威嚴的國民史現在已經流行過了。代之而興的同種變容的歷史主張，譬如像和辻哲郎，乾脆地以因風土而異的文化之特殊性爲歷史的原理。但是，本質地，要這樣，畢士麥克

只須脫掉軍服穿上西裝就夠了。彼只要走出兵營住在古都的神苑內就夠了。丟下甲冑和軍刀來玩弄佛象和古陶器就夠了。放開黑格爾的國家哲學，以新的文化哲學或有時以 Heidegger 的存在論來裝飾自己就夠了。但是這時候，Heidegger 是怎樣的不幸啊！爲什麼呢？在這裏，他蒙受了真是想都沒想到的俗流化。當做存在的方式的世界性之概念及與這個必然地結合的時間性之概念，這兩概念是成就了 Heidegger 的存在論的分析之顯耀的成功。但是，這當然也是有一定的界限的。Heidegger 的概念與方法是他爲一定的目的所使用的東西。這個爲一定的問題之提出和解明而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和辻哲郎想爲完全別的問題而使用。這是和辻氏說 Heidegger 製造萬能藥的方法，即其俗流化的方法。Heidegger 以言語的本質爲問題。和辻氏以言語的差異爲問題。這是屬於兩人的自由。但和辻氏想利用 Heidegger 的概念和方法。這是要得 Heidegger 的承認的。但他拒絕了。於是和辻氏無理地使用了。同樣，Heidegger 解明本質地構造地當做存在的方式的“世界中的東西”時所用的方法，和辻氏在主張當做人羣存在之特殊的方式的“東洋或西洋的東西”和“風土中的東西”時把牠來適用了。一方面是基礎經驗的解